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當孔子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樂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聃萇私師衰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感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嘆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尽以為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論當玩味但

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人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禮樂之在學校者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為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頽黠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脩飾日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

子時先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祇如近世玉山尚書風声未遠表元窮鄉退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夫子發藪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懽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

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人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聞：禮樂之在學校者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為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頽黠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脩飾日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

子時先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祇如近世玉山尚書風声未遠表元窮鄉退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為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不必皆歌已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夫子發藪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懽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

反復咏嘆然後自和歌而和之想見一時賓主襟懷
春融玉盞淵渟雲止無形骸無查滓此聖人德化及
人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
已後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凌駕則拘韻
而牽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
壞人心污穢風教莫此為甚今歎與諸公稍一釐正
捐俗趨雅去華務質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
於絃誦可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
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俳體新聲一切
不用庶幾近於夫子之指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
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親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
無勇為非孝憤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
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
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
之門人若冉求有樊須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
詳攷往々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
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
稷而不在殤側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長

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之人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之為動物而能最

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之為人本而能動最能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亦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跡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我學為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不貧賤則其

不仁矣何也曰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處貧賤之道我不可不貧賤則必耻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耻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愧於人之所以為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安平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賤

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及免於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四教皆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為君子不可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研師友學問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乎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休之於身而後驗之於事物

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內外交舉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本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冊非古之方冊董仲舒揚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揚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鹵莽郡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寔退而察其

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戚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閨門是行不足致也平常小：籌度計較利唯恐不居前害唯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為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為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

於講明義理之學倘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則久、則微、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真實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徵驗何謂徵驗我為至誠於此而物應之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友是其理殆

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於為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於為恭而持久無間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而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而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又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於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為博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為而語之固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

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
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
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際有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否乎
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
神如神在見其所為齊否乎凡一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
養誠之具皆備尚惧不能無間斷不能持久况又不能皆
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己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
我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顏子終日端
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為父母
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謾語呂誠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

推案不食發嗔悅歲涵養成就至於家人不見怒色
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為志誠無息之助請君試
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薦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生
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為善者既衆矣而又有以使之
知勸為惡者既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耻傳稱堯舜
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
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
理何嘗一日斷絕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明師

良友常德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聞見濡染大
抵俱爲善人之歸無有倡而無和者此之謂德不
孤必有隣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
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坐不敬立不跛此近於有德
人也謙冲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
人也諸賢以此人爲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心
然之退而之其家必欲其子弟效之其有麁率躁競
愴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此人則必
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必不欲其子弟似之
如此朝咻暮誘年迁月革見一不善自然如覩怖物

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樹惟恐不
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
化之不成何患刑不清而盜不弭此聖人周流環輒
之餘採時扶世之心尚有見於此也講學不明人多
以異於流俗爲賢夫既爲賢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
彛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友先覺
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爲謙則處已接
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爲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
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
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
之如公孫弘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
飯布被而不以為耻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
於萬物著於史冊此尊而不能先也貧賤之士人所
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
節用以遠悔吝以安隱約所謂謙者不過如此如此
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

與之交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
誦召侮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
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舜禹周公以大聖
人而能取人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
天下誦其功業燦然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
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
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按謙卦艮以一陽為主在上
卦三陰之下：卦二陰之上：於下卦則為尊下於
上卦則為卑自當以艮取義艮之彖曰艮止也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

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不失其時而又思不出其位
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
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
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
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此詩四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
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為學校所
作儒先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繹之首章
言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

草之生於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
校之士莫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
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
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
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
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
儀則散漫猥媠而不足以為樂矣次章言菁者莪
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
達於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茂也道化流行禮
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

可悔之行生乎其時而遭逢教養如此心烏乎而不
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
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於汜所
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穀粟布帛
外無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此諸生自喻其
遂心慰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賜也四
章言汎汎揚州載汎汎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
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
之久其器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
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
之而然也休之為言歎美饜足之辭味此四章非先
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
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
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
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
有以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之不得則枵腹而用
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為，則徇己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不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而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

人之患莫大於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之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聰明之所能盡也。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攷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而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縣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唯以舉賢才為問。此其真知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

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聖道不明人才日陋為學者未能治已而治人為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已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於風俗之巧拙風俗之巧拙驗於器物之真濫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哉

之歎是也觚以角為之或用之於飲或用之於書大抵取有稜角不桎杙為便今者觚名雖存而觚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惻不置此豈為一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鷄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居處飲食衣裳翰墨交際動作之間循名而責其實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偷安目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不愴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道習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唯仕者以祿代耕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

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
爲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
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嚴華短
厚與寬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
之學興人以科斗大篆爲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爲
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
頌爲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爲古是詞學不可知也
推之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々豈得皆
與古合而持已處物懵々然將如暮夜遊昏霧中投
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槃杆几杖之銘耳珩璜

琚瑤之音而相警爲聖賢哉故夫子之歎非歎於一
觚殆憂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於觚
然也歎拜下歎麻冕歎先後禮樂歎借馬闕文不啻
屢拳々爲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尚不能如何不
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攷而謹脩
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其人
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爲之時得以漸而正之
風俗獨有望也

子曰其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爲億則屢中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
乎其為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
遽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為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
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
子而乃有屢空貸殖之歎何耶嗚呼此不可以小事
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一為言善也且既
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蓋先王之時天
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
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也顏淵之
時井法雖壞竊意猶有壞之不尽者故莊周言其有

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十畝固非皆言也但支持
有所不贍而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
守約之操簞瓢飲水天樂內足泊然不以外物動其
靈臺此與凍菘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
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貸殖先儒以為未
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
貸殖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
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
知惟安之為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
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

貪不擇粟譴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攻之
未嘗以貨殖爲責其以貨殖爲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
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
多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
同門中亦未見其比今人見天子一抑一揚遂疑子
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送境爲小節皆
未嘗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
以爲心聖人何以斬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

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爲蓋夫聖惟理
之學其体也在於心傳而不可耳受其用也在於躬
行而不可以口說今姑勿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
道湮塞晦者數百年賴夫孟子明之孟子沒又湮塞
晦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以明之方諸
儒之未明也人：以性理爲難言而不敢言故
講學者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
俗朴厚而真脩實踐之意常驗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辨
析既精記錄亦繁字義無所窒於心曾談柄無所滯
於唇舌向也白首老生不能喻者三尺童子精能言

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柢有不暇計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之其弊之將至此哉臣：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斧明以稱荅父兄子弟之意切願閒暇之時有感相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之質難傳曰毋謙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備身之所俟與巖墻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網之不徒網之又從而願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俯辭存誠致知格

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祭之為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唯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於胸中而祭可言矣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謂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能捍大災卹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且靜而思之人

惟不知恩好義則已耳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晦於息爭亦未有泊乎爭開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斷出而援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拯助有教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禮之所由始也邇豆誠陳尸祝誠設登堂瞻仰若將臨之周旋罄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得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習

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迓警戒有嚴謹當為諸君誦所聞而諸君省焉

孟子曰解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禹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在於善者不但有己之善又

能有人之善不善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有其善
心不在於善者人已兩失之今且以此等三節逐一
紬繹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
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善矣此實
者事也禹之間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已相契雖
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為善此子路相去甚遠此
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為善以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
而能之取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
人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

學且論子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氣象粗
暴可謂從遊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頃威儀應對
每見譏斥後來出仕黨季氏為衛輒平生本末無一
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
信勇但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即羞愧不敢復作故能
日克月厲薰摩浸灌陶寫滯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
可為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群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
沉一般容悅上無夫子為之師而督之為善下無
顏閔游夏之徒為之友以顯其不善故終不見有過
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譽之權隆勢盛則人方憚

之真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鄙者安於近
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事不過如是尊卑相承前
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以誤已復人悠
兀兀生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
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本
戒人常加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然思者人思事時
顏面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
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

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
以自安推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
自曰三曰心曰貌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
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
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
為敬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謔失節未
害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
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
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
戲謔兮不為虐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

道失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為可者邪春秋之時
一執玉惰一受服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
祿位之脩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聞
逆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五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
令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物拘束禁治
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禮
者之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心常
不敢放縱容貌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
謹重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謙和身心安樂今
日為生徒則禮行於庠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

行於家庭而為賢子弟他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
禮行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
往而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章々可惜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克以
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
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
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
易卦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爲辭於義亦不爲小矣前言者自聖
經賢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
者古人立身行事可師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
以不如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
已而發其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
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
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違重者違重
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之有著龜事之有軌範
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
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以積之以至無所

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長者多藏貨財而不妄用如
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室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
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
畜之所以爲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爲主而初
九言有厲利己九二言輿脫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
言產牛之牯六五言豮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爲無
災尤有告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
也言畜多而至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
而遠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爲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一日牧

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
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
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
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
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
枯孤单之名也一曰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
地則無生業以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
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
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

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
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
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
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四曰儒、之為言凡能以善
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
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
卿相所吐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
世下遵之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
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
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食米之

主則有利以相賑卹七日吏民群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日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任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日教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他惟有教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蓄以上九事於居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為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克於師儒二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莫先於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二者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

言之必可行惟毋汎汎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厥德
脩罔覺

古者言道德未有如此教語明白。盡者詳天下事物莫不有道惟我能自積之於身則道為吾道天之與人莫不有德惟我能自脩之於心則德為吾德而所以能積之脩之則在於學當傳說時異端諸子之說未興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相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學惟說學于古訓

要是自有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官簡牘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當時尚可攷問而今茫然遠矣如傳說其言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之學惟虛心可以大受若先傲然以已見實之他有增益何由而入故貴於遜世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而脩者泊而來而愈信愈懷不敢怠忘則道積于厥躬此上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是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少間斷則

所脩之德有自然而然不知其然者矣此下節一也兩惟字兩厥字三于字脈絡相承立言之精垂教之切誠可為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臯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况於後世生於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哉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曰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

子路之爲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爲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爲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麤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之非也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則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爲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而子路遽然薦之爲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耶又况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

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何必讀書幾何不以民人社稷爲戲乎夫子既斥其爲侮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爲戒而流俗其弊至今反以爲口實得百里之地爲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惟物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悞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